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太平天國

(三)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通史史料丛书

太平天国

三

中国通史史料丛书

中国通史史料丛书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太平天国

(三)

編 者

王重民	王會庵	田餘慶	何 達	朱 僕
金毓黻	胡小石	張秀民	陳 山	賀昌羣
榮孟源	鄧之誠	鄭天挺	鄭鶴聲	劉桂五
劉鈞仁	謝興堯	羅常培	羅爾綱	關吉甯

以筆劃爲次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太平天国資料叢刊第三冊目錄

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一)

鏡山野史

李汝昭

一

賊情彙纂

張德堅

三

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一）

鏡山野史

據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葉恭綽批校原鈔本

鏡山野史（節錄）

安化李汝昭筆記

道光三十年庚戌崩，改明年辛亥爲咸豐元年，至此位傳七主，代代賢王，統一中華，咸歌德治。可恨者君明臣不良，官貪民不安，最貪者惟府縣兩官，近於臨民，便於虐民故也。每年征收糧餉，例外私設甲書，沿鄉苛索，官役分肥。每逢聽訟，未看詞紙，先查糧冊，量你家資取得幾何，有錢曲可爲直，無錢是反爲非，聽訟不分曲直是非，總總問你要錢多，無錢者困受其冤，有錢者苦遭其剝，有錢無錢，都還你沒有好處。縣曲不已，控府，控司，控院，控督，均批仰府，府仍轉批於縣，筌簧一板，縱有沖天翼，烏能出網羅，傷哉民爲邦本，官爲民牧，民冤莫伸，官箴安在。似此上下相蒙，理數應亂，故一時變取（？）粵東人擁號稱尊，曰天德皇帝，僭號太平天國。

左輔政軍師東王

楊秀清 桂平縣明監山人年二十餘

右弼政軍師西王

蕭朝貴 桂平縣明監山人年二十餘

主帥

曾杜養

左軍統領

石達開 貴縣人

右軍統領

秦玉昌 貴縣人

帶兵打仗

廖（廖）八 平南縣人

胡以恍 廣東人

洪大全 衡州人

譚正語 改名顧天

韋昌輝 貴平金田蓋人

曾天（天）芳

曾丙先

陳玉書 桂平人

李體仁 益縣考試廩生

朱元彪 明命皇帝

洪秀全 西洋人邪教頭目

馮雲山 廣東花縣人

統理王章軍務盪寇大將軍

並出一班英偉文武全才，輔佐太平王，積草儲糧，招軍養馬，收聚天下勇衆，如蜂蟻從王。自道光年起兵粵西，摧敵勢如破竹。

越咸豐二年壬子六月，由全州入楚疆，破道州，搶郴州。七月二十七日粵兵輒抵長沙，詐稱九江營兵，來石馬鋪。此處先有官兵三千，鄉勇四百八十名，鎮台協台均此扎營防堵。比聞九江大人兵到，各官皆出迎接，引虎入門，變起倉皇，官軍無所措手，首將鎮台等官斬訖，大殺一陣，傷官大小九十員，折卒一千七百餘。城內聞變，即刻封門，拋火出燒城外舖屋，只剩南門碧湘街未燒。粵兵直攻南門，城上官兵扎營守禦，攻至八月初

三城不下，粵兵退踞南門外履升當馬宅、城南書院等處。十九日酉刻，烏雲滿天，星月無光，忽焉天空曉亮，明如白晝者，約有一刻之久，舉頭東望，但見烏雲裏面閃出一物，色白形圓，大如圓月，洩走西南，流光未盡，隨後天炮一聲，似雷非雷，過後訪知處處，咸謂皆見皆聞。二十日，本朝提督向放炮於南門上，將履升當等處均行轟裂，又放炮於天星閣，直向社壇嶺粵兵巢穴，比傷粵兵數伯（百）。二十二日，粵大將洪全帶兵萬餘，架船到省，扎營金盤嶺、豹子嶺、洪恩寺等處，放銅炮攻毀南門城垛丈餘，乘機抓（扒）城，城上官兵鄉勇死拒方退。至九月十九日，白露州一戰，粵兵先伏柳林出奇制敵，要殺官兵無數。然粵兵雖銳，怎奈星沙城固，守禦甚嚴，援兵雲集，力難遽破，兼以相待（持）數月，軍糧莫繼，油鹽柴炭皆缺，只得解圍而出。由寧鄉旱路一線戈茅（矛）指益陽。九月二十二日，平益陽。益邑當舖大店服物金銀米糧，並資江大小船隻，擄洗一空。十月初三，兵出臨澧（澧）過洞庭。初五日，踏破岳陽。初七日，祭起吳王炮藥，從岳州起程，千舡健將，兩岸雄兵，鞭敲金鑼響，沿路凱歌聲，水流風順，計數日駐營鸚鵡洲。是時我湖南客商，正值貿漢將歸，心擬粵兵久圍長沙，不得遽離湘水。豈意粵兵十月初旬架船順江下，客商挽舟逆流上，狹（狹）道相逢，躲閃無地，大網收來，漏網者三分之一耳。迨後沿道逃歸者有之，至今在彼爲千百總官者亦不少。十二日，不崇朝而掃清漢陽，取之猶反手也。休兵幾日，用艫舳大艦排擠江心，取鸚鵡洲木條，漢陽城內板片，面搭浮橋數座，直貫武昌城下，以便走馬行兵。復遣精兵緊圍武昌，東南西北九門，扎營守把，使城中水滴不通。又於西門外暗掘地洞三路，入城牆脚裏，每洞安放火藥千百斤，用竹竿通節，牽引出外，緊閉洞門，正猶准備機關槍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臘月初三日，粵王令出，各營三更造飯，四更大兵渡河，五更點放地炮，霹靂一聲，轟裂城牆十餘丈。大兵乘機入

城。粵軍又隔江造飯，時時遞送破城邊，兵之飢者出城吃飯，飽者入城相攻，進出紛紛替換殺人，如此者數日。可憐滿城官兵商賈士民老幼男女，哭天無路，搶地無門，或迎兵刃死，或投池堰而亡，或服毒死，或懸梁而亡，命畢一時，玉石俱焚矣。嗚呼慟哉！武昌城內尸填街巷，血流盈渠，自此粵軍威聲愈振，故兵不血刃以下黃州，一路望風而平。

越咸豐三年癸丑正月，粵兵由黃州起程，至九江破關而過，下經安慶、蕪（蕪）湖、采石磯，一路直搗南京，架雲梯，用大炮，二月破城殲衆，官吏授首，勢若摧枯，粵王遂據南京。既得南京，如龍歸大海，虎負深山，打破一路州郡府省，放盡檻中囚犯，皆感恩出力。維時，約擬百萬雄兵，三月、四月，分兵進取江西南康、吉安等府，又遣多兵遏絕各省解京糧道，糧道不通，京師震動，部內部外官僚送回家眷，閒員學士散歸大半，京城一空。只有近京之地，由海道運糧不多，故京城米價八十餘文一斤，油鹽柴炭，貴不待言。此是安化縣城舉子楊春旂去秋進京，今夏逃歸，來我二都，備訴京城情形如此。八月、九月，粵兵一支復上武昌，武昌官兵因去年臘月敗北，驚弓之鳥，聞風早避，粵兵如入無人之境。十月初旬，擄掠多船，裝載糧米，離武昌下，頓兵黃州過歲。

越咸豐四年甲寅正月十八日，粵兵自黃州復上武昌。正月下旬分兵數千，沿江上入臨澧，過潼（潼）關。二月初旬逼寧鄉、黃菜等處，擄掠寧縣壯丁小兒谷米銀錢等項，縣衙焚毀，縣官逃遁，扎營儘江（靖港）橋口。二月十八、九日，長沙大人曾國環（藩）率兵出城，劫營破寨，殺散粵兵，敗奔漢陽。此時我南邊客商賈貨鸛武洲者，復逢其厄，竹木盡被粵兵殘毀，客商老少被擄漢陽，担土築城，其脫身逃者，如漏網之魚，尋小徑趨北路，由荊州轉常德，覓食歸回。三月初八、九日，粵兵數萬離漢陽，水陸並上，復向長沙。大人曾恃前日得勝，

率兵至岳州拒敵，大戰一場，官兵敗北，棄甲曳兵而走。粵兵隨後緊追，十五、十六追至長沙，離城一舍，扎營儘江（靖港）橋口等處。是時正值我二都王爲志、翼光、李賁、其、黃翼君、瞿信班等，共裝篋簞九船，販往北邊仙桃鎮等處發賣，伴官兵出臨淄，入洞庭，將近鹿角。是日三月初七日午刻，船掛江心，忽狂風北起，鯨浪翻濤，吹裂九船十處，或傍湖邊，或卡淺灘，若非天神庇佑，客等險乎同詣龍王。嗣後取坡日晒，正遇粵軍追兵過此，便擄貨船篋簞，又被伊地土匪劫搶，客中之膽大者，守貨不動，膽小者逃難歸家。是月也，我邑兼趙升恆上年控革甲書一案，至此官庇甲書不改，官曲民冤莫伸，以致黃國旭接手，官民仇殺不休，安化縣場屢作戰場，法地儼成蠻地，粵兵又趁此圍長沙，所謂顛史有事，蕭牆亦有事，時事若此，甚爲家國隱憂。越三月廿六日，粵兵不攻長沙，勁（徑）取鄉（湘）潭，鄉潭官設計假順，命兵將罷却兵器，改換征衣，與城內商賈士民焚香頂禮，夾道相迎，引誘入城，大排宴款，粵兵信實不防，城外週圍火起，門開處多伏火炮，火煎（箭）射入船倉，焚燒戰艦，幸獲天降大雨，撲滅火勢，救出粵兵少半，復奔漢陽。挨五月，粵兵數萬仍由洞庭進西湖，窺常德。五月十二日，破龍陽。十六日，破常德府城，殺官安民。十七、十八日，取桃源，上掃辰州，常德一府四縣之富戶家家門掛『順天太平』四字，焚香頂禮，邊（轅）炮迎拜王爺，貢納銀錢谷米馬匹無數。五月二十八、九日，本朝提督李自長沙率兵來援常德。六月初一日，與粵軍會戰於龍陽縣北門外，未交兵先打炮，計龍陽與我二都路遙百餘里，形隔萬重山，是日炮聲來震耳，猶隔壁聞雷音，自寅終旬，炮聲方止，今而後方信康熙主所言『蘆溝砲響天津聞』之非謬語也。者番粵兵全勝，官兵大敗。六月中旬，粵兵將常德衙署打得前通後塌，搜括前河後河銀錢谷米，擄取壯丁船隻，齊赴岳陽，築城避暑，揚言秋涼決取長沙。其時里七橋新橋土民乘機擄掠。六

月下旬，粵兵盡歸岳州，本朝官胡林翼領兵來守常德，時桃花溪財東楊大進，恨佃楊芷蘭勾衆分伊莊谷（穀），比聞胡道台到案，以土匪刼搶，首出告發。次引府城天窗舖，恨里七橋人刼他貨船，亦傍案附稟。胡道台即時准差究辦，因金多效驗，拿到卽斬。竊道台身雖守常德，心實畏粵兵，信聞粵兵復來，卽速輕衣小橋（轎），攜帶心腹，捲藏貪寶，托言往鄉村財富家出借軍糧，一出無踪，自此常德府縣無主。七月初旬，武縣副爺圖財病發，帶兵數十，竟來里七橋輯拿人犯，抄擄家財，燒毀民屋，不分良匪。惹起里七橋數團衆怒，一時呼集數百人，追至官倉，殺官兵二丁，受傷者十餘人，其餘兵丁副爺棄甲曳兵，逢路跑路，逢田跑田，逢水過水，直跑到興隆街，回顧追兵止步，方纔息喘。因沿路稻苗深密，纏腳裹手，人人扯脫衣衫，赤身露體，渾身頭面，糊帶泥漿，乍見者人鬼莫辨，好比當初問我有頭無頭者一列人。自此里七橋一處，漸漸聚衆，一時生死同盟者約二三千人，日造鎗刀，謹防官兵復來。又揚言官兵復來，誓將首狀之家，先行誅戮抄燒，唬得楊大進等枕席不安，日坐針氈，後出多金講和，方息。七月十九日，雷聲隱隱，濃雲佈合，交已刻雨雹亂點，屋瓦奔濤，落得天昏地暗，頃刻洪水橫流，青苗淹伏，幸喜水深沙淺，水消禾現。是秋高田全得，低稻半收，桃、武、龍、益，與我縣交界之處，同被水災。嗟乎我楚南地方，自道光十一年辛卯，越戊申、己酉，至咸豐四年甲寅，屈指二十四年，蟲蝗水旱，大荒三載，災連不絕，流離失所者居多。加之粵人造反，日起干戈，雖鄉村避（辟）處，遊兵往來不息，膽小者長躲山林，架棚安宿。況洞庭以下，江漢以上，數年來戰艦橫江，兵戈載道，致關河阻塞，客商水陸不通，有錢之處不得貨到，出貨之地不得錢來。兼遇縣官刁詐，時而催征糧餉，時而取派軍需，時而壓捐功名，不捐者籤票拿究，時而統帶多兵，沿鄉點名造冊，時而示勒百姓，各備鎗刀，不顧農時，限定一月三操，苛索不已，如水益深，而

火益熱，致累我地金盡錢空。故而南人今日，處處家家，製辦樟木洗金盤，形同風車斗樣，鑄造鋼鐵挖金鋤，面削嘴尖，覓水淘金，以支運用。自此民有餘金，被官括盡，而民皆瘦，山川有金，萬人淘取，而地脈空，世運之凌夷，豈獨如是而已。更有奇異乖常之事，赫然可驚，百種謠言起，冬日現妖虹，久晴不雨，川河竭，甘泉縮盡，井底枯，無風江水湧，有月黑雲飛。粵兵殺官兵，謂之殺妖麼，官家殺良民，乃曰誅土匪，官逼民，民殺官，種種乖常之事，難以枚舉。此時之世界，堪勝悼哉！後之有心者覽此，定爲我輩扼腕。（嘆其苦境之難堪也）計粵兵自六月下浣離常德，七月初旬據岳州，爾時南京一帶盡屬粵王疆土。至又七月，本朝大人曾國環（藩）率兵擊破岳州，殺粵營主將會，粵軍失主，兵無鬪志，且戰且走，直奔皇（黃）州。九江一路，官兵架銅船，用火砲、火煎（箭）火彈，隨後緊追。八月復振武昌漢陽，我南北地境，從前被擄壯丁，乘此機逃歸大半。銅船者用銅包裹，固若銅城，兩面開穴，安放火砲，倉內推車走水，行捷如風，火煎（箭）火彈，觸物便焚。火彈者何形猶蛋也，內藏焰硝惡藥，外盤引線一根，一臨敵境，放在掌心，點引速彈，足以焚敵，緩則自傷矣。惟火煎（箭）之法未詳。

十月，本朝主將會、楊乘其得勢，督兵深入敵境，敗陣於九江下湖口縣，倖脫樊籠，退守武昌。粵兵從旱路隨後追來，故當路民家盡遭屠戮燒毀，蓋因上前幫助官兵故耳。

越咸豐五年乙卯正月朔八日，粵兵復據漢陽，隔江對壘，雌雄未決。越二月，粵兵渡江來爭武昌，武昌官棄城走。看來一路官長，每每扎營守卡，設謀禦敵，別無他策，但觀粵兵下游，官兵從流下，粵兵上游，官兵從流上，一套乖張舉動，上討朝廷封賞，下索百姓捐資，名爲忠君，實以欺君，名爲保民，實以虐民耳。又看粵王聲勢，動輒擄掠爲主，毫無王者之舉動，全非霸者之經營，不過爭地殺人盈野，爭城殺人盈城，逞一時之強悍，亂我

清代之疆場；雖然也是天厭本朝奸貪，助逆誅逆耳。

三月，一都武舉劉寧俊不揣敵勢，妄邀功利，提帶鄉勇千人赴武昌，敵粵兵，不惟無功，反送殘軀，跟隨人衆，片甲不返。

四月，總兵胡林翼把守鳳凰山下金口白沙洲等處，遏粵兵上游，總兵踏（塔）把守九江湖口，遏粵兵下游。是月也，正適粵兵撤武昌，脩漢陽龍巢虎穴，官兵莫敢挑其怒，撓其鋒。是月也，官兵竊燒漢陽，粵兵亦燒漢陽，兩火重重，灰盡漢陽城郭宮室，嗚呼！休怪桑田變滄海，府場今日作荒坵。

按五月，廣東省羅定州東安縣，旦遭兵變，逢人便殺，遇屋即燒。按東安與楚南之寶慶，雖分疆別省，相隔不甚遠。寶府聞變大驚，撤盡城外屋，封門半月，謹防其變，並議拆東瓜礪以避其鋒，近城紳耆力阻莫拆。我地乍聞反東安者，僉謂是和尙兵，又曰掃平王，審來即粵兵之餘黨一支，因與東安接壤，入寇故易耳。

七月，九江守將沓（塔）缺糧，逼斃部兵四散。是時世界雖逢大變，天地之氣運愈覺清和，雨暘時若，谷（穀）米大便，串錢曾羅過三石穀，異哉！此時我二都團田保夏西周子在野鴨塘柳樹溝，獲大金三錠，毀稱十三兩八錢。厥後陸續淘出斤數兩數錢數，分數一錠者尙多。自此淘金者晝夜不停，換金者川流不息，柳樹溝中依然麗水金山，時人皆訝曰：『金寶莽出，禍福難分。』

八月，經口清粵大交兵，官軍敗北，殺得七零八落，總兵胡林翼被粵將追迫，欲投江自盡，倖得漁舟相救，暗渡瀟湘，逃歸故里（去）了。是時武昌、南京屬管之地，粵人出示安民，開科取士，禁頭變服，按例征糧，農工商賈各安其業，儼然有王者風。依大勢看來，粵今亂清，猶昔清之亂明耳。明、當崇禎時，也是一統江山，兵齊

糧足，洪承疇、吳三桂一班謀臣戰將不可勝數，何料清兵乍出，算有成策，戰必勝，攻必取，一取幾府幾州縣，一戰死千死萬人。當是時也，清之敗明，勢如摧枯，然清今受困於粵，與明初受困於清者，勢之相出（去）不遠矣。危言哉，出乎爾者反乎爾！

十月，粵人勁（徑）取江西，分兵一支彈壓武昌，把關守險，使南北官兵莫敢擬其後。是時清將王探花、胡林翼、羅楊一班主帥，屯兵金口、漢陽等處，坐視粵人鼾睡武昌，縱橫江右，竟不能興一旅之師，往救吳郡。

越咸豐六年丙辰三月，計江西一省十三府，爲粵人併據者三分有二矣。爾時，粵兵盤踞江西，設官秉政，儼然爵土侯王，只因南昌省未下，不遑他顧，故三楚之境得以偏安。而南北商人亦趁此通利於岳州、新堤、仙桃鎮等處，北由常德至荊州，安陸、彌陀（陀）寺等埠，此日塵居復興，貨財之利溥矣。山陝商人舟航陸達，往來安邑，採買茶葉，客家產戶，通功易事，民商均便矣。然武昌、漢陽商人終不敢入，何者？粵人不拒，官兵阻耳。

七月，總兵胡林翼聚鄉勇官兵數萬，量粵人守武昌者不多，籌定此番有必勝之勢。比及圍城，恰遇江南一支，由水路到，江右一支，從陸路來，兩路援兵交臨城外，城內粵兵又開門殺出，三面夾攻（攻）損折官兵無數。

十一月，武昌城內粵人被官軍久遏糧道，知空城難守，敵騎南下矣。然粵兵遠出（去）官兵方暫入城，而漢陽以上紅排，皆趁風大至，此處風光倏忽一新。第因爭戰多年，兵戈擾攘，鸛鵲洲、漢陽等處塵居覆盡，蘆葦成林，茅塞徑荒，民商一時無駐足之所。厥後客商漸集，伐蘆葦，架草蓬，跼蹐安身，以通交易。

咸豐九年己未三月，聞寶慶兵變，挨五月，假胡林翼旗號，領長沙兵千餘，鎮竿（竿）兵數百（百）同

赴益陽，逆上流。五月中浣，兵過善溪口，我地方知粵兵主帥石達開本年正統兵至寶慶，先取武崗州，新寧、城步、少陽、新化、栗平等處，百姓抗衡者殺得血流漂杵（杵）。其時常德官遣兵百餘往救，隔敵數百里扎營，益陽新舖子夏姓塋山下寨，斬邱榜士築牆，乘機擄掠。圍境團集多人，理論難逃，不已（？）轉營安武交界之汪家垌羅山界兩處地方，此話擱落不題。單道粵兵營七座營盤，每營萬餘人，自四月兢（？）圍寶慶府城，圍過五月、六月，本朝救兵李田等到，勢敵未交兵，粵人知城池鞏固，救兵又到，七月撤圍，向東安一路去矣。可憐粵兵雖去，寶慶一府四州縣被數萬人馬縱橫旋踏，半載括金，抄洗物類，遭傷不堪……兵向東安一帶出矣。然粵營主將與大丞自四月圍寶慶，至五月出示徧諭示云：『宅中圖大，萬古嚴夷夏之防。伐暴救民，三王創征誅之局。是以南巢放主，十一征望慰雲霓。東渡誓師，三千人威揚貔虎。帝子逐函關之鹿，五年誅項滅秦。真人飛白水之龍，四載而剪莽復漢。所爲旌旗甫建，豪傑歸心。旄鉞一麾，黔黎稽首者，誠以子民憔悴，時雨降而潤轍立甦，甲令森嚴，戎馬征而秋毫無害也矣。本大丞生當末世，念切時艱，俯仰五千年帝王升降之機，縱橫四萬里生民悲嘆之局。今來古往，功名定爲氣數所關。亂極治生，元會當與英雄相屬。識時方稱俊傑，當知事在人爲。得位卽屬興王，豈必命由天授。況自朱氏之統中衰，白山之胡遂起。本耶律完顏之狂類，流毒中華。等石勒劉聰之梟雄，攘竊神器。而且上下交征利，貪緣據宦海之要津。左右皆曰賢，標榜開名場之捷徑。大富何愁不貴，佐二（貳）可捐，守令可捐，府道亦可捐。得財詎計妨農，田野有稅，山林有稅，關市亦有稅。二月絲而五月粟，已割盡民旨（脂）民膏。朝食四而暮食三，徒誑着愚夫愚婦。豹冠蟒玉，皆□市井邪獍之徒。虎噬狼吞，豈計老幼顛連之苦。繳倖之途闕，諂諂之臣多，喻利之情深，秉公之道絕。囹圄本窮民之苦海，貪官視若